



青春的报纸青春的人

陈思义

我去当总编的1998年5月，办报近5年的《瑞安报》可谓年轻有为，上班第一天我就感受到青春的气息，浸染着长期在政府办公室呆呆地拿笔杆子的我。我也善于满足，俊男靓女们一句陈老师就把我叫得兴高采烈。记者李群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就说过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不是位严肃的领导，更是儒雅的文人、知识丰富的老师，夸我，我更开心。

当时报社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楼，报纸没有全国刊号，我说是一穷二白，反倒是穷与白把大家的目标聚合起来，心无旁骛。当一块抢手的地皮批准给报社建大楼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直觉得上司给了我好大的面子。1999年10月19日报社大楼通过设计会审，记得设计师曾问我设计什么风格，我说像报社就是，问我大楼多高，我说比旁边的市府大楼矮一厘米。一句话把矜持的女设计师逗乐了。

最难忘，唯一的一次省外出差是到北京，因为听到了为减轻农民负担要撤销县市报的风声，我得赶紧去和新闻出版署领导说说。刘波局长接待了我，我用了一连串的数字、一个个的例子，说明办了《瑞安报》并未加重农民负担，作为经济发达的县级市，给全国刊号是顺乎潮流的事，不能一刀切。刘波局长后来也来瑞安做了调研，我左盼右盼，终于，2001年1月1日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，《瑞安日报》创刊，列入全国统一刊号，中共瑞安市委开了《瑞安日报》创刊新闻发布会，规格够高，市委书记讲话，副书记主持，温州市委宣传部来了两位副部长，还有记协主席，长长的主席台上，我坐在最末一个位置上。青春的报纸在日长夜大，九十年代超常规发展的城市大有可唱的精彩好戏。

记得王步宙事迹的报道，记者是突突突，坐拖拉机去的，一夜熬肿眼睛赶写出稿子，发了郑拥拥、朱友好的《群山肃立敬师魂》、潘孝青的《蜡烛成灰泪始干》、叶序锋的《爱岗敬业乐奉献》3篇长篇通讯，人说是三声令下，震撼了云江大地，调动了千军

万马。显然，一种榜样的力量，激励着年轻的记者。我组织了一个由报社、电视台、电台10位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组，俊男靓女们两次进山，同时发稿，加码造势。一个青年教师组成的演讲团，到各地巡回演讲，台下不少人边听边落泪。新近大家又联系上了，建了一个群，尊师重教再聚首，又说强师新话题。

记得张增清来信的讨论，引发了一个多月的移风易俗大讨论，有王海燕的《张增清：真正的孝子》，接着20多篇文章，一泻而下。我在《大家来谈论：张增清的信》中建议各新闻单位就张增清来信展开讨论，并进行追踪报道。报社、电视台、电台的闻风而动，很有舆论声势。当时有一种采编方式叫策划，策划是年轻人的强项，强在脑子灵光，干事利索。青春，那是创新的代名词。事后华小波在《张增清来信：讨论策划始末》里说，这次大讨论从1750元入手，讨论殡改遇到的阻力，进而探讨改革总会遇到阻力，最后提升到市委的工作思路上来，建设现代化新瑞安，关键是人的现代化。

记得三次带队到底三甲村采风，报社、电视台、电台三家新闻媒体联手，俊男靓女10人组成一个联合采访组，共同采写，统一发稿，报纸发了《富民书记 黄则强先进事迹之一》，署名联合采访组，配有图片，配有言论《为官一任，富民一方》。同日，电视台、电台以同样的内容发播专题新闻。媒体联姻，各展所长，形成宣传强势，使报道更具震撼力。学习黄则强、建设新农村，专栏接着又发了《大棚土专家》《闹市场的山底人》《村民的贴心人》《番茄村的设计师》，有一次年轻记者来不及写言论，我说我来吧，交了600字的言论稿，和青春撞了一下腰，我得意地笑了。

记得去赈灾，早上6时天蒙蒙亮出发，有报社与电视台记者林长丰、谢晓、俞颖、陈良和、王永乐、陈晓东，不停歇地赶到界坑乡已是晌午，又冷又累，在乡里吃了饭也喝了点酒，人才活起来。再赶往海拔700米高山上的杨庄，积雪被先过去的车压

化了，雪水和浮泥拌成泥浆，车轮陷进去就打滑。人坐在车里像一个冬瓜，东摇西摆。到目的地，一股寒气往身子里面钻，双脚麻了。俞颖、陈良和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，平原城里人。我只怕，颠簸和寒冷把我带的青年人弄惨了。看看俊男靓女们个个热气腾腾，采访摄像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冰天雪地，也被青春融开了。回来在开办不久的新闻周刊上发稿，反映农村防火工作的薄弱一面，呼吁为杜绝类似悲剧不再发生，对火的灾难，请不要忘记。

记得和青年记者到陶山镇上岙村过团日，俊男靓女们扛着一面团旗，一面瑞安日报青年记者采访团旗，说说笑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温郁金，温州特产药材，地球上再无别处出产此物，农民说现在卖不出去了。红天猛日，做索面的大嫂说，热算什么，要是下雨就糟了。王丛伟在《记者的另一种责任》里说，他采访上岙村，深刻地体会到作为记者的另一种敏感性和责任感。我们听老党员讲革命故事，去探访贫困户，去参观农民初办的食品公司，和一家兄弟俩在校大学生谈心。农民的艰辛与无奈，震到了青年记者的心。事后《新闻周刊》发了《索面如丝 扯出希望万缕》本报青年编辑记者 索面村 纪行》的专版。我呢，回来写了一篇散文《青春作伴好下乡》。

与青年人一起，就是和开心在一起，和梦想在一起。当年他们都是二十几、三十几、四十几岁的年轻人，一起办报的成功喜悦，至今依然在我心中激荡。最近遇到报社老同事，都不约而同地感叹时间一闪而过。一批当年冲锋陷阵的中坚力量，我扳指头算算已是靠近我当年的年龄。一批我当总编时进报社的小青年，已进入不惑之年，成为冲锋陷阵的中坚力量。一批我退下来后进入报社的小青年，因为下乡采风因为文秘写作慢慢地与我亲热起来了。世界是青年人的，我七十七岁了，必须和青年人一起学一起写，否则会沉陷。

谨致《瑞安日报》复刊三十年。



两千载福地，文脉时时开气象；三十年历程，新闻笔笔为斯民
帅建敏/撰 蔡海啸/书



扫一扫

看瑞报复刊



扫一扫

看图文



天瑞地安



三十而立

三十而励

董震宇/篆刻

三十风华
三十而励

